

# 傳 遠 好



好 速 傳

成 柏 泉 校 注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較為杰出的作品。內容寫一個美麗、機智的青年女子水冰心，憑着她無比的聰明和不畏強暴的毅力，巧妙地躲開了惡棍的欺凌與脅迫，最後得到勝利，和一個俠義男兒鐵中玉成了眷屬。這是一個喜劇，其中有兩個主要“丑角”（過其祖和水運），都是自作聰明的大笨伯，枉費了無限心機，還是落得一個空歡喜的結果。全書結構緊湊，人物的刻劃也相當鮮明，適合一般群眾閱讀。

### 好 逑 傳

成柏泉校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紙 1/32 印張：7 字數：137,000

1956 年 11 月第 1 版 195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0

統一書號：T10077·350

定價（5）0.50 元

## 前 言

“好逑傳”十八回，又名“俠義風月傳”，坊本又有在書名上加題“兩才子書”或“第二才子書”的，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一部較為杰出的作品。作者用的是假名，題作“名教中人”。

“好逑傳”在古典小說中，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却是一个优美、动人的喜剧故事。当然作为一个完美的喜剧故事來要求，它还存在着許多缺点；但是，既然較好的喜剧故事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是不易多見，那么，“好逑傳”在这点上就很值得我們注意了。

这本帶有喜剧色彩的小說，寫一个美丽、机智的青年女子水冰心，怎样憑着她的無比聰明和不畏强暴的毅力，巧妙地躲开了惡棍們的欺凌与脅迫，最后得到了勝利。在全部小說中間，水冰心这个形象，是塑造得頗为生动的：她判断明決，臨事鎮靜，敢于和惡勢力斗争。中國古代妇女那种坚貞、勇敢的高貴品質，在这个人物身上是多少体现了一点出來的。同时，她又具有非凡的風趣，在和惡勢力的斗争中，处处顯露出她善于抓住对方弱点的出色的戲劇才能。她会不动声色，假裝痴呆，

其实已經安排下一一个个捉弄人的圈套，誘使对方不知不覺地鑽了進來。小說里最精彩的章節，就是她怎样几次三番地用巧妙的、出人意外的手段來对付了那些企圖陷害她的坏蛋，讓他們目瞪口呆、驚慌失措、出尽丑相，引起了讀者們同情的微笑。

構成这本小說的喜剧气氛的兩個主要的“丑角”，也寫得很好：一个是那“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过公子，还有一个是專帮过公子出歹主意的水运——水冰心的叔叔。这两个人自以为聪明絕頂、算計周到，哪知他們的一举一动，都被水冰心識破，反被她捉弄得团团乱轉。水运向姪女誇口道：“我做叔叔的，勢利了半生，虽不曾討得便宜，却也不曾吃虧。只怕賢姪女不勢利，就要吃虧了！”他急于把姪女嫁出去，好霸占她的財產，但結果是自己的女兒頂了缸；他預料可能“吃虧”的“賢姪女”，却安然無恙。过公子是一个“將入閣拜相”的學士的兒子，声势炫赫，縣官、知府和“代天巡狩”的御史都得趋奉他；憑着这股势力，他要强娶水冰心做妻子，自以为十拿九穩。但結果却也是“鏡中对影，水中撈月”，空欢喜，一場空。——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自作聪明的大笨伯，可是他們自己却死也不肯承認。作者用諷刺的筆調，尽量揶揄了他們一番，可是並沒有把他們寫得那么窮凶極惡和不近人情，这就帶給讀者一个比較真实的感觉。

明、清之际有名的才子佳人小說，除“好逑傳”外，今所知的还有“玉嬌李”、“平山冷燕”、“吳江雪”、“飛花詠”、“賽紅絲”等十余种。这些小說最早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唐朝傳奇文內

一部分的戀愛故事；但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藝術的成就上，才子佳人小說是遠遠及不上傳奇文的。才子佳人小說主要反映的是封建倫理的名教思想和統治階級大力宣傳的功名利祿思想。這些小說的內容，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至所敘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或亦稱為‘佳話’。”<sup>①</sup>

才子佳人小說——尤其是這些小說的末流——有一個最大的通病，就是主題的庸俗化和人物、結構的公式化。“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早就在他的偉大作品里指出過這些小說的這一缺點了：“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sup>②</sup> 他的批評很尖銳，擊中了才子佳人小說的要害。

這些缺點，屬於才子佳人小說這一類型的“好逑傳”，自也不能免除。

“好逑傳”明明寫的是一个有着喜劇意味的戀愛故事，作者很可以按着故事本身的發展老老實實寫去，由此獲得讀者的贊賞；但是他偏偏要開口“名教”，閉口“風化”，使他筆下的正面人物，个个酸氣沖天，个个擺出了一副凜凜不可侵犯的“道學”面孔。不用多說，讀者是會厭惡這些迂腐的言論和這

①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說”（下）。

② “紅樓夢”第一回。

些“假道学”面孔的。

水冰心和鉄中玉，明明在第一次見面時，就互相滋長了愛情；但是作者不敢承認，也不敢加以描寫，甚至還不許他們稍有表白。於是，這一对青年男女，只能每人戴上一個假面具，口口声声用“經”用“叔”，來辯解自己的行為。據他們說，“經”、“叔”都是聖人之道。可是讀者看得很清楚：什麼“經”、“叔”——聖人之道，就是虛偽的封建禮教在作怪！作者自稱名教中人，可見他不願跳出“名教”的圈子——這倒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稱號。而“好逑傳”的終于不能突破才子佳人小說的樊籬，原因就在這裡。魯迅先生說得好：“倘作者無不羈之才，固不能冲決而高竊矣。”<sup>①</sup>

可是“好逑傳”在才子佳人小說中，仍舊不失為一部較為傑出的作品，這除了前面提到的喜劇意義外，魯迅先生還曾指出，它的“文辭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異”<sup>②</sup>。至於內容，也很干淨，不涉“淫濫”。所有這些，就使它有資格高過於其它許多同類的小說，獲得較多的讀者<sup>③</sup>。

“好逑傳”的初刻本，現在已經無法見到了。清初的長篇小說“野叟曝言”三十一回里，曾經提到它的名字，說它的版本，“板清紙白，前首綉像，十分工致”。那大約是較早的刻本，

---

① ② 同前注③。

③ “好逑傳”在國外也很有名。早在十八世紀的六十年代，就先後出現了兩種英譯本，一種法譯本，三種德譯本。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前期，又有多种新譯本出現，總數達到十五種左右。

因为現在所知的几个版本，都是沒有插圖的●。

現在这个本子，是根据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光華堂木刻本校訂、整理的，主要是分段、标点，并且校正了一些明顯的誤字和錯漏。同时为了省掉讀者的翻檢辭書之勞，对一些典故和生字难句，也加上了一些簡單的注釋。

成柏泉 一九五六年二月

●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好逑傳”三種，均無圖。

## 目次

|      |              |     |
|------|--------------|-----|
| 第一回  | 省鳳城俠憐鴛伴苦     | 1   |
| 第二回  |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 13  |
| 第三回  | 水小姐俏胆移花      | 25  |
| 第四回  | 過公子痴心捉月      | 37  |
| 第五回  |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   | 49  |
| 第六回  |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   | 60  |
| 第七回  | 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    | 72  |
| 第八回  |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    | 83  |
| 第九回  | 虛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噴飯 | 96  |
| 第十回  | 假認真參按院反令按院吃驚 | 107 |
| 第十一回 |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赴難   | 120 |
| 第十二回 | 冷面孔翻得轉一席成仇   | 131 |
| 第十三回 | 出惡言拒聘實增奸險    | 144 |
| 第十四回 | 舍死命救人為識英雄    | 156 |
| 第十五回 | 父母命苦叮嚀焉敢過辭   | 169 |
| 第十六回 | 美人局歪斷纏實難領教   | 181 |
| 第十七回 |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  | 193 |
| 第十八回 | 驗明完璧始成名教終好述  | 207 |

##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伴苦

詩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萬千年來萬千年；

前人過去後人續，幾個男兒是聖賢？

又曰：

寤寐相求反側思，有情誰不愛蛾眉？

但須不作鑽窺想，便是人間好唱隨。

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有一個秀才，姓鉄，雙名中玉，表字挺生；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因此里中起個諱名，叫做“鉄美人”。若論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鉄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有不如意，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貴朋友，滿面上霜也刮得下來，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貧交知己，煮酒論文，便終日歡然，不知厭倦。更有一段好處：人若緩急求他，便不論賢愚貴賤，慨然周濟；若是諛言諂媚，指望邀惠，他却只當不曾聽見。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

父親叫做鉄英，是個進士出身，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

赫有敢諫之名。母親石氏，隨父在任。因鉄公子為人落落寡合，見事又敢作敢為，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下。他天資既高，學問又出人頭地，因此不把他人看在眼上，每日只閉戶讀書。至讀書有興，便獨酌陶情；雖不叫個沉酣麴蘖<sup>㊸</sup>，却也朝夕少它不得。再有興來，便是尋花問柳，看山玩水罷了。

十五六歲時，父母便要與他結親；他因而說道：“孩兒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也。夫婦乃五倫之一，一諧伉儷<sup>㊹</sup>，便是白頭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強周旋則傷性，去之擲之又傷倫，安可輕議？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以圖選擇。”父母見他說得有理，便因循下來；故至今年將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放在心上。

一日，在家飲酒讀書，忽讀到比干<sup>㊺</sup>諫而死，因想道：“為臣盡忠，雖是正道，然也須有些權術：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見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諱，不但事不能濟，每每觸主之怒，成君之過，至于殺身，雖忠何益？”又飲了數杯，因又想道：“我父親官居言路<sup>㊻</sup>，賦性骨鯁，不知機變，多分要受此累。”一時憂上心來，便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苦勸一番；遂無情無緒，徬徨了一夜。

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來吩咐一個托得的老家人，管了家事；又叫人收拾了行李，備了馬匹。只叫一個貼身伏侍的童子，叫做小丹的跟隨，畢竟自進京定省父母去了。

㊸ 麴蘖(コイゼ)——即麴蘖，做酒用的酒母。這裡用來泛指酒。

㊹ 伉(コウ)儷(リョウ)——就是夫婦。

㊺ 比干——商朝紂王的大臣，忠心諫勸紂王不要做壞事，被紂王害死。

㊻ 官居言路——就是身為諫官。

鐵公子忙步進京，走了兩日，心焦起來。貪着行路，不覺錯過宿頭。天色漸晚，沒個歇店。只得沿着一帶土路，轉入一個鄉村來借住。到了村中，只見村中雖有許多人家，却東一家，西一家，散散住開，不甚相連。此時鐵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揀擇大戶人家，只就近在村口一家門前下了馬，叫小丹牽着，自走進去，叫一聲：“有人么？”

只見里面走出一個老婆子來，看見鐵公子秀才打扮，忙問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來，去看韋相公，不認得他家，要問我么？”鐵公子道：“我不是看甚么韋相公。我是要進京，貪走路，錯過了宿頭，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緊，但是窮人家沒好床鋪供給，莫要見怪。”鐵公子道：“這都不消，只要過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謝。”遂叫小丹將行李取了進來。那老婆子叫他將馬牽到後面菜園破屋里去喂，請鐵公子到旁邊一間草屋里去坐，一面燒了一壺茶出來，請鐵公子吃。

鐵公子吃着茶，因問道：“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來看韋相公的，這韋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要誰來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這地方原不叫做韋村，只因昔年出過一個韋尚書，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到有六七停姓韋，故此才叫做韋村。不期興衰不一，過了數十年，這韋姓一旦敗落，不但人家窮了，連人丁也少了。就有几家，不是種田，就是挑糞，從沒個讀書之子。不料近日風水又轉了，忽生出一個韋相公來，才十六七歲，就考中了一個秀才。京中又遇了一個同學的秀才人家，愛他年紀小，有才學，又許了一頭親事；只因他家一貧徹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曾娶得。數日前，忽有一個豪富

大官府，看見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她。她父母不肯，那官府惱了，因倚着官勢，用強叫許多人將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來報知韋相公，韋相公慌了，急急進京去訪問。不期訪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沒有踪迹，連他丈人、丈母也沒個影兒。欲要告狀，又沒個指實見證；況他對頭又是個大官府，如何理論得他過？今日氣苦不過，走回來對他母親大哭了一場，竟去長溪里投水。他母親急了，四下央人去趕，連我家老官兒也央去了，不知可趕得着否？故此相公方才來，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着惱，來看他的。”

正說不了，只听得門外嚷嚷之聲。二人忙走出來看，只見許多鄉人，圍護着一個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過去。老婆子見他老官兒也同着走，因叫說道：“家里有客人，你回來吧，不要去了。”內中一個老兒聽見叫，忙走了回來道：“我家有甚客人？”忽抬頭看見鉄公子，因問道：“莫非就是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這位相公，因走錯了路，要借宿。”老官兒道：“既是相公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飯，還站在这里看些甚么？”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這位相公問起韋相公的事來，故此同看。我且問你，韋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許多人搶了去，難道就沒一個人看見，為何韋相公訪來訪去，竟不見些影响？”老官兒道：“怎的沒影响，怎的沒人看見？只是他的對頭厲害，誰敢多嘴，管這閑事，去招災攬禍？”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說？”老兒道：“莫道不敢說，就是說明了，这样所在，也救不出來。”婆子道：“若是这等說，韋相公這一條性命，活不成了？可憐，可憐！”說罷，就進去收拾夜飯。

鉄公子听了，在旁冷笑道：“你們鄉下人，怎这样胆小沒义气？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說这寬皮話兒。”老兒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莫說別人，就是我也知道。”鉄公子道：“你知道在哪里？”老兒道：“相公是远方过路人，料不会管这閑事，就是說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將这女子藏在哪里？”鉄公子道：“無非是公侯的深閨秘院。”老兒道：“若是公侯的深閨秘院，有人出入，也还容易緝訪。說起來这个对头，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馬功劳，朝廷特賜他一所养閑堂，叫他安享，閑人不許擅入。前日我姪兒在城中賣草，親眼看見他將这女子藏了進去。”鉄公子道：“既有人看見，何不報知韋相公，叫他去尋？”老兒道：“報他有何用？就是我热心腸与韋相公說了，韋相公也沒本事去問他一声，看他一眼。”鉄公子道：“这养閑堂在何处，你可認得？”老兒道：“养閑堂在齐化門外，只有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認得的，可是誰敢進去？”說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飯，請鉄公子進草屋去吃。鉄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鋪开行李，草草睡了一夜。

到次日起來，老兒、婆子又收拾早飯，請他吃了。鉄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錢銀子，謝別主人，然后牽馬出門。臨上馬，老兒又叮囑道：“相公，昨晚說的話，到京中切不可吹風，恐惹出禍來。”鉄公子道：“关我甚事，我去露風？老丈只管放心。”說罢，遂出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誇用智深，誰知敗露出無心；

劝君不必遮人目，上有蒼蒼自鑒臨。

鉄公子上馬，望大路而走。不到二三里，只見昨晚看見的

那个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頓一步足，大哭一声道：“蒼天，蒼天，奈何令我受害至此！”鉄公子看明了，忙將韁繩一提，赶到前面，跳下馬來，將他肩头一拍道：“韋兄不必过伤，这事易处，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归趙①。”那少年猛然抬头，看見鉄公子是个貴介行藏②，却又不認得，心下驚疑，說道：“兄長自是貴人，小弟貧賤，素不識荆，今又正在患难之中，怎知賤姓，过蒙寬慰，自是兄長云天高誼；但小弟的冤苦，已难申訴。縱有荆、豫③俠腸，崑崙④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鉄公子道：“蜂蠆⑤小难，若不能为兄排解，則是古有豪杰，今無英雄矣，豈不令郭解⑥齒冷？”

那少年听了，愈加驚訝道：“兄長乃高賢大俠，小弟在困頓中，神情昏瞶，一时失敬。且請問貴姓尊表，以志不朽。”鉄公子道：“小弟賤名，仁兄且不必問。倒是仁兄的尊字，与今日將欲何往，倒要請教了，我自有說。”那少年道：“小弟韋佩，賤名柔敷，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奪之禍，欲要尋个自尽，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隱忍了，又正当此聖明之朝，况在輦轂之下⑦，豈容紈袴奸侯，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敗坏朝廷之綱常？昨晚躊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張揭帖，今欲進京，拚这一条窮性命，到六部六

① 归趙——战國時，秦王勒索趙國的宝璧；趙國使臣蘭相如送璧去見秦王，以他的勇敢和机智，仍旧帶璧回到趙國。后来凡是能原物归还的，便都称“归趙”。

② 行藏——就是出身。“貴介行藏”就是貴家子出身。

③ 荆、豫——指荆軻和豫讓，古代有名的义俠。

④ 崑崙——指崑崙奴，唐人小說中的俠客。

⑤ 蜂蠆（fēng fǎ）——蜂尾的刺。

⑥ 郭解——漢代有名的大俠。

⑦ 輦轂之下——就是京城附近。

科十三道各衙門去告他。虽知貴賤相懸，貧富不敵，然事到头來，也說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張揭帖，遞与鉄公子道：“請兄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說罢，又大声痛哭起來。

鉄公子接了揭帖，細細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叫做韓愿，搶他妻子的是大夫侯。因說道：“此揭帖做得尽情聳听，然事关助爵，必須進呈御覽，方有用处；若只遞在各衙門，他們官官相护，誰肯出头作惡？吾兄自遞，未免空費一番气力，終归無用；若是付与小弟帶去，或別有妙用，也未可知。”韋佩听了，連忙深深一揖道：“得兄長垂憐，不啻枯木逢春。但兄長任勞，小弟安坐，恐無此理。莫若追隨兄長馬足入城，以便使令。”鉄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招搖耳目，使人防嫌。兄但請回，不出十日，当有佳音相報。”韋佩道：“兄長卵翼●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書生命薄，徒費盛意。”說到伤心处，又將墮下淚來。鉄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为，莫只管做些兒女态，令英雄短气！”韋佩听了，忙欢喜致謝道：“受教多矣！”鉄公子說罢，將揭帖攏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馬帶着小丹，匆匆去了。

韋佩立在道旁相送，心下又驚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春夢一般，不敢認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只立到望不見鉄公子的馬影，方才懶懶的走了回去。正是：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臻苦际只思悲。

漫言哭泣为兒女，豪杰伤心也淚垂。

原來这韋村到京，只有四十五里。鉄公子一路趲行，日才

● 卵翼——就是撫育、保护的意思。

过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將这揭帖与父親商量，要他先动了疏奏明，然后奉旨拿人。不期到了私衙門前，靜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見，心下暗暗吃驚道：“这是为何？”慌忙下馬到堂上，也不見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再走入內宅，見內宅門却是关的，忙叫几声，內里家人听見，認得声音，忙取鎖匙开了門，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爺前日上本，伤触了朝廷，今已拿下獄去了，几乎急殺。大相公來得好，快到內房去商量。”鉄公子听了，大驚道：“老爺上的是甚么本，就至于下獄？”

一头問，一头走，也等不得家人回答，早已走到內房。母親石夫人看見，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兒，你來得正好！你父親今日也說要做个忠臣，明日也說要做个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場大禍來了，不知是生是死？”鉄公子先已着急，又見母親哭做一团，只得跪下，勉強安慰道：“母親不必着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个商量。母親且說父親上的是甚么本，为甚言語触犯了朝廷？”

石夫人方扶起鉄公子，叫他坐下，因細細說道：“數日前你父親朝罢回家，半路上忽撞見兩個老夫妻，被人打得蓬头赤脚，衣裳粉碎，攔着馬头叫屈。你父親問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說是个生員叫做韓愿，因他有个女兒，已經許字与人，尚未曾娶去；忽被大夫侯訪知有几分顏色，劈头叫人來說，要討她作妾。这生員道是已經受聘，抵死不从，又挺触了他几句，那大夫侯就动了惡心，使出官勢，叫了許多鷹犬，不由分說，竟打入他家，將女兒搶去。这韓愿情急，追赶攔截，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你父親听了，一时怒起，立刻就上了一疏，参劾这大夫侯。